

陈永昊 著

人在旅途

南海出版公司

人在旅途

人 在 旅 途

陈永昊 著

南海出版公司

1997 · 海口

人在旅途

陈永昊 著

-
-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0898)5350227 5352906
海口市机场路友利园大厦 B 座 3 楼 邮编 570203
- 经 销 新华书店
- 排 版 海南狮龙照排制版有限公司
- 印 刷 浙江省湖州市湖州日报印刷厂
-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30
- 印 张 8
- 字 数 126 千字
- 版 次 1997 年 10 月第 1 版 199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 印 数 1—3000 册
- 书 号 ISBN 7-5442-0323-9/I·62
- 定 价 11.80 元
-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自强之路（代序）

□陆文夫

有缘结识了陈永昊同志，起因是地缘，他在湖州，我在苏州，这两地自古就被吴文化紧紧地连在一起，现代交通更使得两地缩成了一地；成因是人缘，两人一见如故，好像早就相识似的。起初我不知道他会写文章，及至见到他的文章时，才知道我们之间存在着许多相同的经历，虽然我们是两代人，可那两代人之间的“代沟”却被一种共同的逆境填平了，我们都是在逆境中理解了人间的纯朴与真诚，同时也看到了势利、油滑与奸佞。其次是我们都喜爱文学，都是在寂寞和追求中跨进了文学的大门。

人们对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有过很多忧虑，其中之一是担心当时的青年人如何从那一场毁灭文化的大火中走出来，如何抚疗他们自己身上的伤痕；

一棵被狂风吹弯，被旋风扭曲的树如何能挺拔、茁壮地长成。二十年后回头看，回过头来从陈永昊同志的文章中看，可喜地看到了他们那一代人真的在中国这块苦难的土地上扎了根，茁壮地成长，破译了人生。当年到农村去，到边疆去的知识青年除掉少数人之外，并没有在农村、在边疆安家落户，可是他们的人生第一课是在那里上的，他们在那个设备简陋的课堂中开始懂得了世事的艰难和生活的艰辛，他们的魂梦将永远像那村庄上的炊烟，在清晨和傍晚飘向那广袤的土地。

要感谢那些勤劳纯朴的农民，他们没有学会斗争哲学，还是遵循着传统的道德观点，同情、帮助一切受苦受难的人，特别是对那些远离父母的孩子更多一份爱心。少给他们的担子加重，多给他们记点儿工分。一个负责“专政”的民兵连长竟然会对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说“你不要灰心……你将来一定不简单！”这对一个处在逆境中的年轻人来讲，无异是“拨开云雾见太阳”，从而增强了奋起的信心。人在逆境中可以奋起，可以沉沦，决定的因素是信心。信心一旦确立之后，那生命就像山间的竹笋，能够顶翻巨石，能够在夹缝中求得生存，顽强地聚积着力量，一有机遇便向外延伸，一部分人还幸运地跨进了高等学校的大门。

如今，这一部分幸运的大学生在校政、经济、文化部门都已负起了重任，他们懂得中国的国情，懂得世事的艰难和生活的艰辛，也没有忘记那些曾经

哺育过他们的普通老百姓。

如今，这一部分幸运的大学生在文学艺术界也是最活跃的一群，他们是中国文坛的中坚，著名的中年作家绝大多数都是当年插青，是先当插青后进大学的本科毕业生，他们的成名之作也都是写他们自己，写当年的农村。这些人当年都是些“偷书”看，偷看书的人，在抄家和焚书的大火中偷出一些书来躲着看，像普洛米修斯偷火到了人间，被那文学的光芒照亮了前程，使他们看到了除掉斗争之外，人间还有诚朴的友谊和纯洁的爱情。还有仁爱，还有同情，从而唤起他们去追求美好的人生。

陈永昊也是当年偷书看、偷看书的人，文学从一个更广阔的界面上给了他启迪，那不仅是“拨开云雾见太阳”，而且还感到了太阳的热能，使他更加自强不息，终于成了幸运的大学生。他在大学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熟读文史，钻研文论，在他的“文学之旅”中有许多精辟的论证。爱上文学的人永远做着文学的梦，却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梦想成真。陈永昊没有走上专业的文学道路，却以他的工作为文学工作者铺平道路。不过，谁也不能说铺路和走路的就永远分道扬镳，铺路的在工余之暇，在百忙之中，也可以回到自己所铺的路上来走走，其收获也许会超过他人。我不希望所有爱好文学的人都成为专业作家，这倒不是害怕有更多的人来和我竞争。严格地讲，作家是没有“专业”的，他自己都要有业，有业才有生活经历，才有生活可写，因为生活

是很难靠“体验”得来的。陈永昊会在为别人铺路的时候也走走自己铺的路，会有很好的收成，这本书就是一个例证。

序

□崔建明

收到《人在旅途》的书稿，海南已进入雨季。每天下午准时降临的秋雨敲打着书房的窗棂，风挟着密密的雨点洗涤着这座南海中间的岛屿，椰树的笔直躯干倔强地傲立着，树叶发出哗哗的声响，我望着外面的世界，穿透雨帘，想起了《人在旅途》一书中的许多人和事。

念高中的时候，在篮球场上结识陈永昊，那时他是一名年轻的乡村教师。20多年过去了，我们从球友、朋友变成了情同手足的兄弟。那年，永昊的老父亲在经历痛苦的人生之旅后，身患绝症溘然而去，我看着他脸上的哀恸神情，感受到从未有过的心灵撼动。他的父亲是中国典型的追求思想自由、潜心学问造诣的老一代知识分子，一生向往“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精神世界，老人热爱中国传

统文化，志趣高雅，学问精深，堂庑甚广，做人一生布衣粗食，淡泊明志，性格则十分达观，诙谐成趣，舌粲莲花，我至今怀念着与他在一起的快乐日子。同时我相信，对永昊一生产生深刻影响的也是他深深挚爱着的父亲，他的过早离去，使儿子的心里留下了永远无法实现的心愿和种种遗憾。永昊是大孝子，我看他在母亲跟前的小心样子，心里常常感动。从他那里我领略了孝的另一种真谛，也对自己的双亲事事优先，不敢有违。《圣经》上说，行善的人是世界的光，是建在山上的城。永昊就是建在我心上的一座城。

1988年我独身一人闯荡天涯，与永昊见面的次数屈指可数，真有“浮云一别后，流水十年间。欢笑情如旧，萧疏鬓已斑”的沧桑感觉。记得1993年的秋天，永昊来海口开会，天涯相见分外欢喜，我很想陪他到处走走，多说说话，可是他依从会议安排，跟随集体活动4天之后，坐上飞机就走了。事后，我有些难过，可细细一想，该说的话都说了，要办的事也办了，他不想客套，这样做是对我好。小事一桩，受益匪浅，我记住了其中的事理。回过头来想一想，这么多年两人之间全是平平淡淡琐琐碎碎的小事，但彼此的心却很近。孔子极赞赏“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这样一种人，我觉得永昊就是。

生活在江南平原的人总是表现出比较多的功利色彩，内心里浮动着把握不住的慌张，他们关注的

往往是眼前的利益和抓在手中的好处，这与生活在海边的人不一样，外部的一切始终存在好奇，开放和交流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在这种心态下，与海洋天天照面的人显示出极大的宽容，而平原上的人则小器多了。我常常惊异在江南的环境里，永昊居然宽容地留下了我这样一个旅居天涯十年的朋友，在那个水乡小城，人们专注于自己的生活，一个背井离乡人的生存状态不会引起他们的兴趣。有意思的是，我们之间来来往往这么多年，竟然没有一点异样的感觉，只是人到中年，心事多了几分，低头思量从前，“相识满天下，知心能几人”的古语回荡心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海南的雨季总是别样般俏丽，这里没有朦朦胧胧的雨丝，落下来的全是清亮透彻的雨珠，在这样的椰风雨韵中，捧读永昊的随笔是一种风景中的怡然自赏。

我在海南操持一张不怎么引人注目的报纸，陆陆续续向永昊约了一些稿，经常读到令我钦慕的文字，《想起了故乡》、《翠君》、《我的启蒙老师》这样一类美文还未送版印刷，编辑部的一伙兄弟就已经在传阅了。就手中的《人在旅途》一书来讲，我可能更偏爱“文学之旅”专辑中关于古典文学的阐释文字，这不是闭门造车的子虚乌有，也不是无病呻吟的风花雪月，它体现了一个学者的识见、造诣和修养，我阅读这些文字的时候，心里觉得很开窍，这很不容易，因为，我已经不是一个年轻人。《人在旅

途》付梓之际，永昊请我写序，这是对我们友情的一种纪念。虽然，我给朋友写过不少序，但眼前这一个却让我颇费周章，因为，我想说的太多，又不知从何说起，思来想去，干脆实话实说吧，于是就有了上面这些拉拉杂杂的文字，有些罗嗦，但全是真话，或许对读这本书的人有点小小的帮助。

窗外的雨依旧不停，我的思绪飞回了江南，想起与永昊老哥一起度过的日子，觉得自己的心又年轻起来。再过一些年，我们都将老去，牵着孙子的小手，提着细细的鱼杆，找一个有鱼的河塘，悄悄坐下来，相视一笑，甩出钓钩，在鱼儿激起的涟漪里，重温往昔的美好时光。当然，身后的两个小孙子正在翻阅一本名为《人在旅途》的书。

此情此景，真是酷毙了。

是为序。

1997年10月于海南岛

目 录

自强之路(代序).....	陆文夫	1
序.....	崔建明	5

生命之旅

想起了故乡.....	3
翠君.....	9
我的启蒙老师	13
夹缝中的生命	16
寻找朋友	20
藤思	24
华山桃花	26
攀附名人的悲哀	31
心理的“密码”	34
一个朋友的离去	37
两条小河的故事	41
感情的天空	43

文化之旅

湖州人看“三国”	47
“女儿茶”与“轧蚕花”	52
考验相术	56
湖笔杂谈	61
湖州多奇景	66
西塘行	70
永远的导师	75
顾炎武治学	83
读崔建明	
——《海上心情》代序	91
一本书一个人和一种文化	
——《蚕乡山海经》序	96
在印度“看”电影	101
美丽的宽容	105
也算一种病	109
发现	111
冷眼相看“保皇竹”	113

文学之旅

一个涉及伏尔泰的文学思辨	117
人神合一的世界	126
在黑暗中张大眼睛	139

三言和二拍·····	147
杜十娘之死·····	156
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	165
凌濛初写官 ·····	173
艺术精品《西洲曲》·····	185
茅盾的“水浒”小说·····	194
后记·····	215

生命之旅

生

命

之

旅

想起了故乡

少时读鲁迅先生的《故乡》，记住的就是“闰土”和关于“路”的名言，于自己则似乎毫无牵连。现在年长一年，就不同了，凡涉故乡，不论是谁的什么文章，读过后总要掩卷静思，魂游一番自己的故乡。可是若真有人问我：“你的故乡在哪里？”我又常常不能应声而答。

杭州乃我出生之地，若按本本，该算故乡，但父母都不是杭州人，而且我还在襁褓里时就被裹到辽东半岛的一个城市了。杭州很美，多少人为之颠颠倒倒，而我却从没跟杭州人攀过什么“老乡”，在我的梦里，杭州从未扮过故乡的角色。它是“血地”却与我既无“血缘”，又无人生之缘，若认它为故乡，实在太冤，也许还太矫情。

在东北，我倒整整生活了 20 年。身体长成于斯，性格养成于斯，就是人生的学校，也是在那里接受基础教育的：不仅有数理化、音体美，还有花半天摔一跤就学会了自行车，摘苹果得用拇指和食指夹住果蒂让它与果体相连（否则会降了等级）……在